

凝

霜

劍

下

蕭逸作品集

萧逸作品集

凝

霜

剑

下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—96—112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凝霜剑/ (美) 萧逸著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1996. 12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1295-0

I. 凝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734 号

书名	萧逸作品集·凝霜剑
作者	◎萧逸 著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发行
印刷	北京印刷三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.875 印张 503.25 千字
版次	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295-0/I·355
定价	34.00 元 (全二册)

第十章 阴晦无常

塞外飞鸿秦紫玲那种狼狈的样子，可真是不能见人，头发也散了，衣服也破了，而且全身上下血汗淋漓，她躲在石后，心中真有无无限感慨！

偏偏那三个糟老头子话说个不完。

也好，秦紫玲正可偷听一下他们说些什么。而现在他们正谈论她，她也就格外的去注意听。

白衣叟燕九公听了海马周山的话，冷冷一笑，奇怪的道：“冷雪仙子，我和她还有数面之缘，我们从来也没有开罪过她，她怎么会从中干预此事呢？”

紫玲心说糟了，要为此连累到师父头上那就糟了！

这时那个拿着一面旗子的人冷笑道：“我看不至于，冷雪仙子听说远居天山，早已不问外事，这事情她何必管？再说那姑娘也不一定就是她的徒弟！”

白衣叟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这个丫头我们是不能放过她！”

正说话间，忽闻远处有人叫道：“不好了……吴三爷叫人家给杀了，尸体躺在这里哪！”

这么一嚷，各人俱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尤其是血旗范小刚甫闻此言，真差一点昏了过去。

他猛地转过身去大声道：“哪个吴三爷？”

来人已提着灯跑到近前，满脸惊吓之色道：“是海鸟吴三爷，脖子被人家扎穿，躺在那边草棵里！”

血旗范小刚大吼了一声，如飞的扑纵而去，白衣叟燕九公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，道：“完了，咱们可真是一败涂地了，走，快去看看还有救没有？”

说着他就和海马周山赶了过去，那个报讯的小子边走边道：“吴三爷是给那个女贼杀的，我看着她追下去的，好厉害的女人！”

塞外飞鸿不由在石后叹了一口气，心说：“糟糕！我可是闯下大祸了！”

人家走了，她还在发怔，愈想愈觉得冤枉，她想：“我这算是干什么？好好地招了这么一个仇？”

又想：“原来我杀的那个家伙叫海鸟吴丘，此人是雪山四魔之一，而雪山四魔是最难缠的几个主儿，看来今后我的麻烦可多了！”

想到此不禁就迁怒到江海枫，心说：“要不是为了他，我怎么会这么惨呢？他当时要是跟我走，不就屁事都没有了？”

越想越恨，重重的在石头上踢了一脚，道：“江海枫，我与你誓不两……”

忽然心中一怔，四处看了一眼，立即把话吞住了，暗忖别叫他们听见了，我这个样子还能见人吗？

她不自禁的又想到了江海枫，要说此人可恨，倒是不错，但如果说“誓不两立”，这却又未免太过分些了！

目光一垂，看到了自己那副狼狈的样子，她的锐气立刻就消失了。

这时四下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，倒是远处有哭嚷怒骂之

声，随着风飘过来。

秦紫玲知道，这一定是海鸟吴丘的尸身给找到了，自己这时不走，可就走不了了。

于是她咬着牙，强忍着骨节的酸痛，一跃身上了墙，扫目一看没有人，连忙飘身而下！

前面是一条石子路的小胡同，秦紫玲怕他们在此有埋伏，不敢走当中，只好顺着墙边往前疾行。

她这时整个人晃晃摇摇地几乎都要倒了。

走了不及十丈左右，前面有一个小木桥，桥下有淙淙的流水。

塞外飞鸿秦紫玲不由芳心暗喜，因为她全身上下连血带汗，就像是涂了一层面糊一般的难受。

她立在木桥上向下面打量了一下，见溪水清澈，而两岸又长满了高高的茅草，更可借以遮身。

秦紫玲就下了桥，方要往草内钻进去，忽见芦苇一动，无备之下，只觉腰间一痛，竟是着了一枚暗器，她不由大吃了一惊，转头就跑。

却听得身后一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娼妇，老子等了半天啦，就知道你会来这里！”

跟着一人飞身纵了过来，手上是一杆亮银梭子枪，哗啦啦抖了起来，照着秦紫玲腰眼就扎！

塞外飞鸿秦紫玲虽有一身超人奇技，奈何此刻身负刀伤，早已力疲精尽，成了惊弓之鸟。

加之现在她这种玉体半裸的样子，更不敢叫人看见，可是尽管如此，她并不甘心受死！

尤其是来人这一声“小娼妇”，更把她已丧的勇气又激发了起来。

来人的梭子枪眼看就要扎上了，她猛地一回身，玉掌一分，施了一招“白鹤分爪”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已紧紧的抓住来人的枪身之上。

这人在紫玲回身的当儿，已看见了对方半裸的玉体，尽管是衣裳褴褛，汗血斑斑，可是丽姿天生，身材婀娜，这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！

这小子姓褚名天彪，外号人称病大鹏，本是一个色中饿鬼，人却是粗中有细。

人家这么多人到处追喊，他却偷偷的躲在这里，因为他猜想秦紫玲可能会躲在这里，他倒是没有想到，紫玲是想来洗澡的。

这时他手上的梭子枪虽为对方抓住了，可是一双贼眼，仍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对方，满脸激动之色道：“好家伙！”

秦紫玲这时真是羞得无地自容，尚幸四野无人，病大鹏褚天彪，即是看见了这种狼狈样子，她焉能再饶他活命？

当时她银牙一咬，玉手猛地往回一带，褚天彪被这一带之力，拉得向前一踉。

他死命的攥着枪不肯松手，塞外飞鸿秦紫玲尖叱了声：“去！”

倏地左手向上一穿，虽在精力交疲的当儿，她的功力仍然可观！

这一掌有个名目，叫做“出巢燕”，是秦紫玲看家的七十二手绝技之一。

她本来对付像褚天彪这一流人物，是犯不着施出这种功夫的，只是今天情形有点不同，掌式一出有如沉雷震天，只听见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！

不偏不倚，正正的击在褚天彪的前心之上，那褚天彪只

“啊”了一声，他的梭子枪就脱了手了。

只见他这一刹那，脸色一阵骤变，晃晃悠悠直荡出七八步之外，双手在胸前扣了一下，“哇”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人也就倒下去了。

塞外飞鸿秦紫玲忖思着他是活不了啦，这才吁了一口气！

她现在已是惊弓之鸟，尤其是经此一闹，算了！澡也别洗了。

这时忽觉腰间痛得难受，用手一摸，敢情是又中了一镖，所幸的是自己腰上扎有一层皮护腰，镖虽然扎进去，还不太深。

尽管如此，当她把镖往外拔的时候，仍是痛得直冒汗，她又痛又恨，真想趴在地上大哭一场，可是哭又能解决什么事呢？

这时候，天就要亮了，东边已有鸡叫的声音传来，天空是一片灰白的颜色。

秦紫玲咬着牙，专拣暗影里行走，她知道天一亮别说自己身形容容易败露，就是没有人跟着，自己也不好意思再走。

她就这么遮遮掩掩的，左一个胡同，右一条巷子，找到了老城隍庙。

城隍庙前有一棵柳树，她靠了一会，就见她的那匹爱马由庙内自行走出，嘴里打着喷嚏，一直到了她的身前，并且用头去嗅她的腿。

那头小王雕也在鞍子上拍着翅膀，口中“呱！呱！”的直叫！

紫玲看见了它们，心里立时舒服了许多。

当下用力的咬着下唇，忖道：“这个仇我不能不报，撇开江海枫不说，那燕九公他们也太卑鄙了，这么多人打我一个！”

一面想着，一面翻身上了马背，直向她藏身的鼓楼疾驰而去。

这座鼓楼，可真是名副其实的“古”！

它坐落在城西的一片高丘上，由于年久失修，早就不像个样子了，墙也歪了，瓦也碎了，就只还没有倒下去就是了。

楼分两层，满布蛛丝尘埃。

紫玲就暂时在此息下，本来她想找一家客栈住下，好好养一养伤，然后再作打算。

可是她知道，只要天一亮，他们必定会四下追寻自己，自己此刻身上有伤，对方人太多，万万不是对手。

所以她才肯在此委屈，在院子里，有一个大石臼，约有一人多高，一夕大雨，积了满满一石臼的清水。

紫玲放出了她的雕，叫它在天上飞着防卫人来，自己就半裸着入臼好好的洗了一个澡，上好了药，又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精神也就好多了。

然后她就在干草堆上闭目调息，不知不觉竟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了。

阳光由破瓦隙间照射进来，照得眼睛刺痛。

她只觉得身上的伤痛得厉害，当下就匆匆地又换了药，试着在楼上走走，扭着身子，虽不碍事，总是不大对劲。

一个人发了一会儿怔，想到昨天晚上的事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她想：“我这是为了什么呢？差一点送了命，人家还不领情！”

接着又想到昔日师父冷雪仙子曾经告诫过自己：“凡是男的，就没有一个好东西”，看来真是有些道理，自己好好的路不走，偏偏要多管闲事，现在可好，受了伤还不说，还结下了这么大帮仇人，看来敌人势力庞大，自己今后是否尚能脱身，都实在成问题呢！

于是情不自禁的，她可就担起忧来了。

但很快她又想到了江海枫，少不了又咒诅了一番，只是对

方那一副英俊的面容和那光亮的一双眸子，却又引起了她无限遐思！

尤其是在临危，海枫那种镇定的神态，设非是大英雄，焉能如此！

这是怎么的一种爱，又是怎么的一种恨！于爱恨交织里的秦紫玲，真正的是难以摆脱了。

在她一生之中，见到过无数少年侠士，可是那些侠士们在她眼中，竟似粪土一般，都未能打入她记忆的深处，可是这期间，先后却有两个例外！

这二人，一个是她在天山之南所结识的天山之星左人龙，另一人，就是最近见到的江海枫。

二人之中，前者似已成了记忆中的化石，而后者却像是一个猛厉的浪涛，深深的震撼着她的心坎。

他们二人，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对于她，不十分愿意迁就，他二人的个性都怪得可恨，但又怪得令人可爱！而更奇怪的却是自己，也惟有自己这种怪人，才会苦苦恋着这么两个不通人情的少年！

她喜欢他们的高越，喜欢他们的孤傲，更喜欢他们那种风骨嶙峋！

对于左人龙，她是伤心透了，也不愿再去想他了，所以才远走中原……

不想另一个人——江海枫，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，打进了她那原已有如无波古井的心。

对江海枫，她在一开始，便有一个崭新的感觉。

那种感觉，就像多年以前初次结识左人龙的情形一样，甚至于还要浓些！正如某人所说的：

“在目送着落日之后，回过头来再看初升的月亮，会更令人

着迷！”

塞外飞鸿秦紫玲的情形，正是这样的。

因为昔日她还小，对于“情”之一字，实在是还不十分的了解，更不要说去体会它了。

可是今天她大了，在感情方面，多少有了些认识，因此她对于异性的交往，自然也更慎重了。

所以，一旦她看中了某人，其真挚的程度是可想而见的。

然而江海枫，显然是太令她失望了。

其实这么说也不妥当，因为江海枫和她之间，根本就是陌生的。

所幸紫玲并不是一个懦弱的姑娘，这可由她“塞外飞鸿”这个绰号上判断出来，是多么灼烁、闪亮！

有时候，她也很看得开，放得下，只是其持久性很有限罢了。

她兴致索然的步出鼓楼，在院子里慢慢活动着身子，胸中思潮起伏，同时肚子也感到饿了。

她那匹白马，不时的长嘶着，似乎也颇不习惯这种寂寞，阳光照着它其白如雪的鬃毛，多神骏的一匹好马！

望着这匹陪伴她长涉过沙漠的汗血名驹，她的雄心不禁突然大起。

当时猛然冲到马旁，就想再到城里去走走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她又止住了这个冲动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心想我还是暂时忍耐一下吧！

所幸，这种不求人的日子，她也曾度过，而且只需要几天，等自己伤好了，就又如生龙活虎一般了。

这鼓楼是在一片土丘之间，地势很高，四周都是稀落的树林子，不远处还有几个鱼池。

她在楼上看清了形势，就放出了她的小王雕。

这头小王雕早已为她豢养熟了，颇知道主人的意思，短鸣一声，破空飞出。

秦紫玲就在墙边支起一个简单的灶台，找了一些干柴，生起火来，小王雕为她捉来了一只兔子、三只斑鸠，另外还有两条鱼。

这些足够她吃的了，她就把那头野兔喂雕，自己则把斑鸠拔了毛，洗涤干净之后，用剑挑起来在火上烤，除了没有盐以外，吃起来倒是挺香的。

饭后她觉得精神更好多了，看一看伤处，都已结疤，只有腰间那一处镖伤，仍然微微的在淌着黄水，而且四周围微微有些发黑。

用手轻轻按了按，有些麻麻痒痒的感觉，她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，当下并没有在意。

整整的一天，她没有离开这鼓楼一步，可是她的内心，却一直在焦虑着。

情感的打击，对于一个孤身的少女，已经够凄惨了，更何况是在伤病之中？

在这凄凉的鼓楼里，连一盏灯也没有，窗外射进来一片皎洁的月光，就像是撒下了一层纱帐。

紫玲身上覆着一领披风，倚身在一堆干草上，不知不觉又睡着了。

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她于梦中仿佛听到一阵马嘶之声，当时连忙张开了眸子。

只觉得月光耀目生辉，天空中星光闪烁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那鼓楼的敞窗外，如同幽灵似的升起了一条人影，轻轻的落在了窗槛之上，真比一个狸猫还要轻快。

紫玲不由吃了一惊！可是她依然不动声色，心中却已想到，这必定是敌人找上门来了。

那是一个身材十分魁梧的影子。

他伫立在窗槛上，往里面看了一眼，鼻中微微哼了一声，身形再次一飘，已如一阵风似的到了紫玲身边。

夜色沉迷，这人又是背着月光。

紫玲一时不能看得清来人是何容貌，只依稀的看出，来人身着一袭月白色的长衫，腰间扎有一条黑色的丝绦！

这人并不避嫌，他走到了紫玲身边，忽地伸手向紫玲肩上按来。

塞外飞鸿秦紫玲倏地一个翻身，双掌一前一后，直向来人前胸打去。

可是来人好俊的一身功夫，身形微微一晃，紫玲双掌已自打空。

月光之下，这时已可看出来人拖着一条黑亮的大发辮，快如电闪一般的，又飘到了一边的墙角之下。

只听他以冰冷的声音道：“姑娘不必多疑，我是专程造访来的！”

秦紫玲惊怒之下，哪里还留神去听来人说些什么，一击不中，不禁更是大怒。

她口中娇叱了一声，二次纵身过去，手中早已探出了宝剑，身形一矮，剑走轻灵，向对方肋下就刺。

来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何必如此？”

长袖向外一挥，只听得“呛”的一声，已把紫玲的剑逼至一边。

他身子却在同时之间，走马灯似的，又换了另一个方位，岸然挺立着，不言不动。

塞外飞鸿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因为来人这种武技，实在是太高了。

她只觉得对方衣袖这一卷之力，其势极猛，一口剑几乎撒出了手，一时她不禁呆住了。

她现在才开始打量对方这个人，打量之下，不禁面色一红，退后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江海枫，原来是你，你来此做什么？”

对方那人走上两步，更清晰地现出他那剑眉星目，和那一道又正又高的鼻梁，正是昨日还在囚禁中的江海枫！

只见他淡淡的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不必多心，江海枫并非木石，焉有不明人情事故之理，昨夕多蒙好心相救，今日特来致谢！”

紫玲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倒不必！”

说了这句话之后，她把头一偏，看向窗外，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怨恨、激动，一时连眼圈都红了。

江海枫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姑娘或许怪罪我不通情理，其实姑娘有所不知……”

紫玲以剑支地，悲愤的道：“我怪罪你什么？这里地处僻野，孤男寡女，多有不便，你还是走吧！”

江海枫被她说得呆了一呆，他后退一步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姑娘所言极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他以那一双明亮的眸子，注定在紫玲身上，道：“我生平不愿受人点水之惠，昨夕姑娘虽是自己见义勇为，可是终究是为了救我！”

秦紫玲听他说到这里，默默的把头转了回来，一双澄波双瞳，不自禁的也注定在他的身上。

江海枫见了，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所以姑娘的恩惠，我一定要报答！”

紫玲不由苦笑了笑，道：“莫非我是为了要你报答我，才去

救你?”

说着不禁玉面一红，江海枫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深深的记在内心就是，我今日前来，有两个目的……”

紫玲望着他那英俊魁梧的影子，不知怎的，先前那一腔怨愤，竟自不知去向，可是她仍然不能脱除少女的矜持！

她脸色微红道：“什么目的？”

说过之后，不免又有些后悔，心想，我又何必问他这些呢？

江海枫点了点头道：“第一，我要告诉姑娘，姑娘已与他们结下了大仇，他们人数众多，势力庞大……”

紫玲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可是我并不怕！”

江海枫一笑，露出他一口编贝似的牙齿，这种笑，在他实在是极为鲜见的，他说：“以姑娘这一身本事，自是应付有余，只是他们也都是江湖名手，对姑娘又恨之入骨，不可不防！”

塞外飞鸿膘他一眼，眼神中包含着无比的幽怨在内，似乎是在说：“你毕竟还通人情！”

可是她并没有说出口来，只冷冷的一笑道：“这一点我知道了，第二点呢？”

江海枫目光烁烁，道：“第二点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立刻就起程，前往江南，姑娘对我有援手之恩，特来辞行！”

这一句话，倒使得秦紫玲呆了一呆。

她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也要去江南，也许明天就动身！”

江海枫点了点头说：“很好，那么，我们以后在江南还可以见面，只是，我看姑娘的伤……”

秦紫玲挺了一下身子，本想说一句硬话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偏偏这时腰间一阵麻酸，竟是差一点摔倒地上。

她的一句硬话，竟是没法说出口来。

江海枫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方才姑娘和我动手的时候，我已

留意到了，你大概是腰间有伤……”

说到此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玉瓶，正色道：“这瓶内乃是‘解毒金创散’，无论什么刀伤毒创，擦后都有神效！姑娘可以留下备用。”

紫玲寒着脸，道：“不用！你还是收回好了！”

江海枫微微一笑，他知道对方仍在衔恨自己，当下并不多说，就把玉瓶轻轻放在一边的地上。

紫玲仍然是寒着脸色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乎是在呆呆的发怔！

江海枫搁下了玉瓶，又道：“姑娘不该打死海鸟吴丘，此人是雪山四魔之一……”

紫玲秀眉猛地一挑，道：“雪山四魔又算什么？”

江海枫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另外朱奇和白衣叟燕九公等人，也都和你结下了深仇，不过……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的！”

他说着又向姑娘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言已了，就此告辞！”

转身欲行，紫玲却赶上一步，道：“你先慢走一步！”

江海枫又转过身子，道：“姑娘还有何事？”

紫玲咬了一下唇，冷冷的道：“你到江南去做什么？有个一定住处么？”

江海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没有一定的住处，我是去找一个姓左的，办一点私人的事情！”

说到一个姓左的，江海枫紧紧的捏了一下手指，怒形于色，冷冷的笑了几声。

秦紫玲不由也呆了一呆。

她的一些怨愤，似乎都为惊奇取而代之了。

她呐呐的道：“姓左的？左……”

江海枫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姓左，左人龙，他约我在江南会面，我一定要去找到他！”

塞外飞鸿忽地身形震了一下，可惜江海枫没有注意到她骤然变的神色，她呐呐的道：“左人龙？”

江海枫猛地抬头望着她道：“不错，此人姑娘莫非认识？”

秦紫玲连忙摇了摇头，面色微红道：“我……不！”

江海枫颇为失望的叹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么，我走了！”

他朝秦紫玲双手微微一抱拳，身躯倏地拔了起来，就像是一朵云一般的，落在窗槛之上，然后再向外一闪，便即不见。

紫玲忙窜到窗前，向窗外望去，只见近处的几棵老柳树，被风吹得簌簌直响，哪里还有他的踪影！

她心想好快呀！耳中却已听到了一阵清晰的马嘶之声，随之也就远了。

返回室内，她的情绪更不稳定了，她怔怔的想：“这事真奇怪，怎么左人龙会和他搅在了一块呢？而且看情形，他二人像是结仇颇深！”

江海枫的武功她已见识了，确是天下难见的少年奇侠，而那左人龙，她更不陌生。

那位有“天山之星”之称的左人龙，在整个的南北天山以及西北的沙漠里，简直如同一个神明一般的为人敬重着，他的武功，确已到了令人莫测高深的境界！

紫玲记得还曾与他比过武，在他手下不过是十数个照面，她就落败了。

此刻想起来，他和江海枫这一对武林罕见的高手要是斗上了，真是不堪设想。

想到此，她真吓呆了，她想：

“我可不能叫他们互相厮杀，这事情我不知道也就算了，既是知道了，岂能让他们如此火并？”